

国际 广场

## 斯里兰卡艺术家：普通人意识到了政治家的谎言，他们不是暴徒

“我们的议会和政客真的一无是处，我不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人。”



2022年4月30日，上千名斯里兰卡艺术家发起“人民运动中的艺术家”抗议，对政权的腐败和统治方式表达不满。摄影：“人民运动中的艺术家”

特约撰稿人罗瑞珪 发自科伦坡 | 2022-07-19

斯里兰卡

[illegible]

我叫Nadie Kammallaweera，46岁。我是一个戏剧艺术家，目前因为工作原因生活在澳大利亚悉尼。斯里兰卡的危机爆发后，我两次回到斯里兰卡参加抗议。7月9日大规模游行后，我才连夜飞回了澳大利亚。

从去年年底开始，斯里兰卡的危机就在不断加速恶化。

12月份，我从澳大利亚回斯里兰卡时，我母亲让我带一些大米、绿豆和奶粉。这太奇怪了，当时食物的短缺已经开始了，价格飙升。回家时，我的行李里装了十公斤的大米和六七公斤的绿豆，而不是通常我会带回家的巧克力之类的。当我回到家，去超市和面包店时，就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食品价格的差异（增长）。

绿豆是斯里兰卡人最基础的食材之一，它不是什么奢侈品，穷人也都会吃，但它现在价格涨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。

当时燃气短缺也已经出现，我回去时还带了两个电磁炉，因为在斯里兰卡它的价格非常昂贵。但在一月之后，情况开始迅速升级，每天停电十几个小时，电磁炉完全用不上了。我父母开始用木头、干椰子壳做燃料来做饭，幸运的是他们有一个后花园，可以自己生火。但我有些朋友住在科伦坡的公寓里，他们真的很绝望，因为没有办法在家里做饭。另外，父母也告诉我药品价格飞涨，大部分常见药品甚至已经买不到了。目前，我的孩子和我一起生活在悉尼，但其余的家人都在斯里兰卡。三月份民众开始抗议时，我通过新闻、社交媒体和我的朋友们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，我非常关心我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。

我发现，这次的抗议运动与过去完全不同，没有政党和特定的人群在组织呼吁，而是人们自发地通过社交媒体来传递信息、呼吁去上街游行，表达自己的不满。我觉得我不能远观，我想见证和参与其中。早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前，我就一直在反对拉贾帕克萨政权，反对他们逮捕和谋杀记者、活动家等对人权的侵犯，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斯里兰卡的普通民众对此沉默不语。当他们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感觉，“天呐，这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时刻。”我必须见证。

作为一名艺术家，我开始思考并和其他艺术家朋友通过网络会议讨论，我们能如何介入？我们能做的最有效的事情是什么？最终，我们决定组织一次艺术家抗议，来声援正在进行的公众抗议，于是我在4月21日回到了科伦坡。

4月30日的“人民运动中的艺术家”抗议最终非常成功，有上千名艺术家参与其中，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艺术家抗议。我们从独立广场游行到了“抗议村”，不只是喊口号，我们用艺术家的方式生动地呈现了出来，比如画家用他们的画，木偶艺术家带着他们的木偶，戏剧家们使用装置艺术和小型的戏剧。我想，艺术家们也对政权的腐败、人民被统治者对待的方式感到非常沮丧，他们在等待有人组织他们一起来抗议。







2022年4月30日，上千名斯里兰卡艺术家发起“人民运动中的艺术家”抗议，对政权的腐败和统治方式表达不满。摄影：“人民运动中的艺术家”

当时，人民抗议的势头正在上升，我能觉得整个国家正在慢慢凝聚在一起。但是，在5月9日政府支持者对抗议者的袭击，以及马欣达·拉贾帕克萨辞职，拉尼尔·维克勒马辛哈被任命为新总理之后，事情发生了变化。情况变得非常复杂，因为有些人希望拉尼尔·维克勒马辛哈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但他本人也有自己的利益，他知道如何操纵各方。他上任后，政府实际上煽动了很多暴力行为，有一些人被逮捕。这恐吓到了人们，让人民运动出现了挫折。

但是从5月9日到7月9日，我认为国家的情况、人们所遭受的痛苦，一切都在继续升级，人们也对拉尼尔·维克勒马辛哈失去了耐心。人们的沮丧和不满就像火山一样，沸腾和爆发，虽然政府在用逮捕阻止人们上街，但人们终于意识到了，如果我们不上街，没有人会来救我们。为了参与7月9日的大规模游行，我在6月19日再一次回到了科伦坡。

当时，随处可见人们在抗议示威，甚至是在我去买菜的路上也会遇到。我母亲也会去参加我们街区的抗议。

7月8日，我和其他六七个艺术家朋友，在街上排队加油的队伍中散发传单，呼吁人们来参加第二天的抗议。我们和成百上千的人交谈，感受到了人们的不满，他们都说，自己会来参加抗议。当时我就感觉到，

第二天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。

本来我飞悉尼的票是7月6日，为了参加抗议，我把机票改到了9日，我想参与其中，成为上街游行的数百万斯里兰卡人中的一员。我非常高兴我做出了这个决定。

当天下午，总统戈塔巴雅·拉贾帕克萨逃离了他的住所，傍晚时总理和总统都同意辞职。真的难以置信，我不知道那么多人是怎么去科伦坡的，有些人真的走了好几十公里到了科伦坡。这就显示出了人们的力量和人们的决心。

我的飞机时凌晨12点，六点半左右我不得不从抗议村出发，往家里赶。当时有消息说，去往机场的路可能会被封。我费了很大的力气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出来，又走了不知道几公里，终于找到了一辆突突车载我回了家。

那真的像是一场冒险，但我真的非常开心，带着胜利的喜悦。

虽然去机场花费了我1.5万卢比（约1472港币。以前只要4500卢比左，右），但我在十点半左右很顺利地到达了机场。在机场，我也能感觉到人们气氛很欢欣鼓舞，甚至连工作人员也是。在过海关时，我问工作人员，有没有拉贾帕克萨家族的人逃离了斯里兰卡，他们说目前没有，但如果他们乘坐私人飞机，我们也无从得知。

总统戈塔巴雅·拉贾帕克萨的辞职，真的是人民运动的巨大胜利。尽管局势仍然不稳定，但这是人们的主要要求之一，人民通过自己的力量将他赶下了台。他之前坚持不辞职，反对党、法律界都没有办法，但7月9日的抗议，让他意识到整个国家都在直接反对他。虽然现在我们还有很多问题，比如拉尼尔·维克勒马辛哈仍然是代理总统。但我们已经显示出，人民的声音是多么强大。

有一些媒体将抗议者成为“暴徒”，这完全对人民的侮辱。这些抗议者，他们并不属于一个特定的群体，他们只是普通人，大多数都是年轻人。他们意识到了政治家的谎言，他们想要改变。

我们已经被这些政治家欺骗了几十年，自独立以来，斯里兰卡由两个主要政党轮流把持，拉贾帕克萨和维克勒马辛哈都已经做过五六次总理或总统。我们内阁中的大多数部长，很多人已经在内阁中几十年了。他们一直在利用宗教和种族来欺骗人们，拉贾帕克萨家族就是在内战中获取了政权。在斯里兰卡，大多数人是佛教徒，他们落入了政客的圈套。但现在，即使是斯里兰卡南部的人，也就是占大多数的僧伽罗人，他们也没有汽油和燃气，学校已经关闭了两年多，这是针对儿童的犯罪。而这些痛苦，生活在北部的泰米尔人，已经承受了十多年了。并且即使在战争结束后，仍然有军队部署，人们受到攻击。







2022年4月30日，上千名斯里兰卡艺术家发起“人民运动中的艺术家”抗议，对政权的腐败和统治方式表达不满。摄影：“人民运动中的艺术家”

此前，绝大多数的僧伽罗人对泰米尔人的痛苦都没有感知。但是现在，让泰米尔人在内战中遭受痛苦的拉贾帕克萨家族，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了所有人。南部的僧伽罗人开始意识到，统治者欺骗了我们，但是，当我们的同胞经历类似情况时，我们却保持沉默。

我认为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让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意识到，这些政治家不会在乎人民的死活。它将被载入史册，我们必须团结一心，一起对抗这些残酷的、腐败的政客。当我们的其他同胞被攻击时，我们不能保持沉默。当他们被谋杀时，我们必须大声疾呼，否则，同样的苦难会降临到我们身上。

我看到新闻，说反对派无法就总统候选人达成共识。这是非常可悲的，人们拼尽了全力，但现在反对党领导人还在争权夺利，甚至还可能让拉贾帕克萨党派的人最终获选。

我们的议会和政客真的一无是处，我不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人。我认为，目前而言，唯一的救赎仍然是人民的斗争。人们还没有停止战斗，人们必须再次站出来，发出声音。我们应该成立一个临时政府，但我们不需要任何腐败的政治家，我们需要一个我们可以信任的人。我希望我们会继续战斗，我也随时准备再回到斯里兰卡参加抗议。

7月13日的抗议发生时，我内心真的很痛苦，因为我不在那里。那些年轻的抗议者们，他们已经在“抗议村”住了三个多月，他们风餐露宿，经常开会到凌晨，还要遭受催泪弹的攻击。他们显示出了自己的激情和毅力。我迫不及待想回到斯里兰卡，和人民站在一起，做出自己的贡献。

目前，我们在制作的戏剧是关于内战后逃离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家庭，它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作品。8月3日，我们将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和伯明翰的英联邦运动会上表演它。我们将利用这个机会，向观众传达我们的想法，告诉他们一场伟大的人民运动正在斯里兰卡发生。